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

苍山无尽

● 詹谷丰 / 著



WUJIN CANGSHANWUJIN CANGSHANWUJI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苍山无尽

詹谷丰 著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江西省作家协会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江西的文学创作事业获得现、当代文学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带着他们丰硕的创作成果登上中国文坛。并且,这种发展的势头长盛不衰。与之相适应的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为扶植本省作家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十分积极的工作。从1985年开始,先后筹资、组织、编辑出版了《江西谷雨文学创作丛书》30本;《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七卷8本;《江西青年文学创作丛书》21本及文艺理论和评论集若干本。其中《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1990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为全省31名会员出版了个人作品专集、42名会员出版了作品合集;446人(次)的作品进入了丛书合集。无论从时间还是数量上看,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工作取得的成绩,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1993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又批准了省作协关于申请建立全省文学创作出版基金的报告,由省财政下拨了专项基金,对全省文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给予了有力的资助。在此基础上,省作协继续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支持,共同协商拟订了合作出版《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的计划,并于1994年开始实施。江西省作家协会扶植会员著作出版的工作由此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

中国正向着现代化强国的路上迅跑,这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无限广阔美好的前景,愿全省作家更加振奋,更加努力,更深入地扎根生活,更热情地面向现实、面向时代、面向未来,创造出更大的成绩,为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为当代中国文学,作出文学赣军应有的贡献!

1994年1月

为詹谷丰《苍山无尽》集序

李国文

宋代黄庭坚，写过一首很耐人寻味的关于春天的词，词牌为《清平乐》。劈头第一句，就是疑问：“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第二句表示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或者祈求：“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第三句：“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结尾一句是：那只落在枝头的美丽鸟儿，“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如果，用这首词来比喻当前的文学状态，倒是最形象的描写。

因为由新时期开始的文学春天，曾经喧闹地轰动了一阵，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人们在经历了严冬以后，窗外哪怕是一丝绿意，一瓣红花，也觉得欣欣然的透出生机。然而，春天过去了，现在摆在作家面前的，倒是无规则可循的夏天，到处是姹紫嫣红，遍地是浓得化不开的绿。于是，习惯了那种春天格局的人，倒有点不适应这种变化了，感到茫然，有些失措，进退无据，取舍难为。

鸟当然不会回答，只好飞过蔷薇。

其实，对于当代作家来讲，你或是去营构自己心目中的春天，或是去适应变化着的夏天。有的人由于追随不上潮流，渐渐地淡出文坛，有的人锐意求新，不甘落伍，仍在队列之中，而在中国文学的园辅里，一批新生力量的涌现，才是最可喜的事。他们用自己的笔，写自己风格的作品，来回答这个黄庭坚式的问题。

这其中，便有黄庭坚的家乡人詹谷丰，一位孜孜探索的青年作家。

我原先不认识他，他的作品虽然常在大的文学杂志上刊登，但未曾拜读过。因为我自从不主持《小说选刊》以后，便没有读别人小说的义务。有一次，甚至他的小说和我的文章，同在一期刊物上发表，我对他的了解，也是微乎其微。这一次，江西省作家协会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准备把他近年来创作的作品中的精粹，结集《苍山无尽》出版，谷丰希望我在集子前边写上几句，才读了他的这些充满乡土气息，富有时代精神，艺术上不断追寻，手法上常有革新的小说，于是，我想起了也是修水县人的宋代大诗人黄庭坚这首《清平乐》。

对他们这一代青年作家来讲，是面临着必须加倍努力，才能举步的文学时代。每个人的文学道路不尽相同，但有的人，赶上了春天，那枝头蓓蕾不大点的绿色，便会引起人们投来的惊异欣喜的目光，赞赏备至。可是，赶上了触眼皆绿，无处不碧的夏天，更兼之繁花满树，万紫千红，有许多更加赏心悦目的景色，这时，要想引人注目，便得花格外的力气了。这时候，像谷丰这样的拓荒者，就不能期盼再来一次春天的侥幸，而要在长夏永昼的竞争者众的压力下，做到独树一帜，别出心裁，方可有志者事竟成。

我看他是这样努力来着，在他的作品中，有着红土地的芬香，有着山坳里粗旷愚直原始朴质的韵味，有着古村旧镇，老屋枯井的神秘色彩，有着历史的积淀和现代文化冲撞的回音，还有着中国农民的那种悠然心态，和唯中国才有的那种禅意棋心，读着读着，随着他的笔，进入了一个既魔幻又现实的世界，认识了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

谷丰的小说中，写了禅，也写了棋，这倒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追求。中国作家应该更懂得中国，这是理中之理。当然，中国文化，也不仅仅就是禅和棋。路应当越走越宽，而不是愈来愈窄，这一点，我想，谷丰会有所拓展。当今许多青年作家，过多地关注西方，而不甚研究本土，因而写出来的作品，有一种空中楼阁感，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可他们在借鉴西方艺术技巧方面，却也有长足的进步之处，我想，谷丰要是能在这个领域里，也不株守，敢于拿来主义的话，便会大有收获的了。

其实，作小说，布局如棋，宗旨似禅。只要用心，好文章是不愁的。生活给予了创作的灵感，现实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家乡和她的沉甸甸的历史，是一口永不枯竭的文学之井，因此，我相信，只要深掘下去，孜孜不息，谷丰就能在“寂寞无行路”的前瞻中，探寻出自己的道路。

目 录

《百花洲文学创作丛书》总序 … 江西省作家协会	(1)
为詹谷丰《苍山无尽》集序 …………… 李国文	(3)
短篇二题 ……………	(1)
将士象车马炮卒 ……………	(13)
禅林三记 ……………	(29)
旗 ……………	(46)
癡武 ……………	(58)
迷藏 ……………	(66)
枫杨树下古筒车 ……………	(76)
龙骨 ……………	(89)
九曲岭喜日 ……………	(104)
炎阳走山 ……………	(114)
山魂 ……………	(133)
冬天 ……………	(151)
虎啸山林 ……………	(165)
苍山无尽 ……………	(208)
再造七级浮屠 ……………	(241)

短篇二题

一、棋 道

交秋脱伏，日头晒得肉熟。火毒的日头里，范谦头扣一顶草帽，身背一个旧帆布包，一步步向山里走。翻过这架大山，便是湖北，他要去那里寻访一名高手。

越往山里走，路越险，树也越密。一条小溪横卧在山峡里，哗哗地流。知了躲在树荫里，不知疲倦地唱。

范谦一生中只迷一样东西——象棋。三年前，范谦大学毕业分来机关，他还不谙棋理。机关里人不算多，但也有七八十口；上至局长、科长，下至司机、炊事员，个个都喜欢杀两盘。一年到头，机关里杀声震天，战云密布。有一件事很怪，范谦至今也未解古。办事员中，没有谁能杀败科长们；科长里面，也没有谁能杀败局长们。

范谦的棋是秘书科小曹教的。小曹教他“当头炮”，这一招果然厉害，秘书科的其他几位，屡屡败在小曹的当头炮下。“马架炮，无计较，你记住呢！”小曹拍着范谦的头，传授他的绝招。范谦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地点头。

范谦用心钻研，棋艺日见长进，半年工夫，杀败了所有科

室的办事员。师傅小曹也屡屡败在他手下，气得他大骂：“娘的×，教崽教孙是积德，缺德徒弟教不得！”

范谦得意起来。

又过了半年，范谦竟杀败了所有科室的头头们。科室的头头们大吃一惊，仿佛范谦是个妖怪，久久地盯着他看，说：“娘的，这小子看不出哩！”

范谦好不得意。

过了半年，几位局长一个个败在他手下。一把手鄂局长不服气，摆出架势，同范谦大战三个回合。范谦杀得性起，面目狰狞起来，3：0把鄂局长斩于马下，最后一盘还逼得他老帅推磨，气得鄂头拂棋而去。

范谦得意非凡。

从那以后，机关里再也没谁同范谦杀棋了。看见范谦来了，鼻子里哼哼叽叽的，仿佛借了他的米还他的糠似的。领导和同事都同他疏远几分。

范谦手痒难忍，便杀到外头去。半年工夫，名声大震，偌大一个县城，没人不知得范谦手段厉害。

范谦所在机关评模评奖调资，历来作风民主，皆由大家无记名投票决定。那时范谦做事勤快，不分份内份外，人缘又好，评模评奖皆为满票，阵阵不离穆桂英，尝了许多甜头。可自从迷上了这32粒变幻玄妙、神机莫测的红黑二色木头子儿后，就开始背时，评模评奖莫说了，次次增资，范谦只有一票，那还是他自己投的。

好在范谦年轻，涵养极好，他不去想那些俗事。没有对手，他便闭门独自打谱，在那楚河汉界上纵横驰骋，叱咤风云。

日头爬上头顶，范谦爬上一个山坳。万里无云，暑气蒸人。

范谦快步走下山坳，眼前突然现出一片禾田，平展展地铺到对面山脚，禾田中撑起一坪坪樟树、楠竹，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荫里隐着几个屋场，隐隐立起几只红墙黑瓦的屋角。一条河横在前面，那河有几十丈宽，清澈透明，水浅至膝，看得见河底水草中游动的小鱼。河上横着一座石桥，那桥有丈多宽，并排过得几头牛牯。桥上撑起一长溜过亭，红木作柱，樟木作扇，柱扇上雕刻着神仙菩萨，龙凤虎豹。过亭上盖着溜青的石板，一块叠着一块，鱼鳞似的排着。

范谦看那桥下，隔三几丈远便竖起一个桥墩，那桥墩为巨大的麻石砌成。笔直笔直地一线儿排着，那桥即使千军万马走过也无法撼动。踏上石桥，顿觉凉气逼人。范谦打了一个寒噤，身上泛起一层鸡婆肉。细看那条石，廊柱门扇，黑黑的，风侵雨蚀，早已分辨不出原始的底色，不晓得这桥有了几多年代。

范谦从没见过这等古桥，不忍就此离去，便倚着桥上供过往行人歇脚的横木坐下。猛一眼看去，桥中间的石墩上，坐着两个人，纹丝儿不动，一副静息对弈的样子。范谦想，横竖是歇，何不过去看看。及至跟前，果然是两个上了年纪的老者，中间隔一个石台，石台上摆着一副石棋，一人坐一个石墩，一来一往地走得飞快。

范谦轻手轻脚过去，一言不发地站在旁边观棋。两个下棋的老者亦不抬头，旁若无人般地把子一个个送过河界去。

范谦看了一刻，便觉出左首老者走了一着瞎棋，把一只过河车送到对方马口里，他忍着不言声，心里想，这样明显的瞎棋尚看不出，可见水平一般了。象棋这东西怪，常常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范谦恪守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的古训，依然盯着台上的棋子。

又行了几步，右首的老者也下出几手臭棋，被对方抽将去了一个车。范谦暗暗叹息一声，眼看着到手了的胜局，又被对手扳了回去，大概这两人棋艺不分高低。

果不其然，又下了几局，依旧是你吃我一马，我还你一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了残局，谁也无法致对方于死地。几盘棋下来，竟盘盘都是和棋。

范谦觉得蹊跷。

看看日头已是当顶，远处人家的屋顶已炊烟袅袅，山风刮来，把炊烟拧得歪歪扭扭。再看两个老者并无收手的意思。范谦从包里取出干粮，独自慢慢地吃。他自有君子风度，亦不把干粮送与老者，恐打断人家的思路。

红日西沉，鸟雀归林。两个老者起身，拱拱手说，明白接着下罢，亦不同范谦招呼，一人往南，一人往北，飘然而去。范谦坐在桥上，愈觉诧异，这两人杀了一天的棋，竟没分出个输赢，盘盘都是和棋，天下竟有此等怪事。范谦想，两个老者莫不是棋坛高手，应再观他俩一日棋艺才是。

第二日吃罢早饭再去，那两人已摆开阵势，依然是昨日的坐向，一切未变。范谦看手表，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范谦依然旁观不语。那两个老者一如昨日，满面春风，笑容可掬，一来一往，行棋如飞。不刻工夫，三盘下过，皆为和棋。看到这里，范谦方悟出一点道道，占先的一方，总要下出一二手瞎棋，怪不得分不出个输赢！范谦心想，这样下棋，不分个输赢高低，有何意思？不免手痒起来，又久久不见有人让位，便忍不住说：“老前辈，让晚生领教一盘如何？”

左首老者起身让座，说：“请吧。”并不拿眼看他。范谦得了机会，手更加痒了，迅速摆好棋子，低低一笑说：“师傅先请！”

对手亦浅浅一笑，让范谦先手。让来让去，谁也不肯占先。老者说：“既然后生如此谦让，我们一同走如何？”

范谦露出一脸困惑：“两人下棋，怎么能同时走得？”

老者哈哈大笑：“顺泰桥这么宽，为么两人并行不得？”老者左手轻轻一拂，范谦的手不由地去摸棋，炮二平五，摆出了惯用的当头炮的阵势。

老者却不跳马对应，想也不想，拱卒，兵五进一。范谦心里好笑，想，怎么有这样下棋的呆子？

不几个回合，范谦架起了空炮，双车巡河，取抽将战术。范谦胜券在握，心下反有些愤然，莫非老者小看自己，故意让棋？还未回过神来，稀里糊涂，竟被捉去了车炮，又兑去了双马，成了一盘和棋。

范谦好不懊丧，一念之差，一盘胜券在握的好棋竟被对手扳成平局。他急着要扳回面子，第二盘开始，也不多谦让，先手使出了最拿手的“五七炮”开局。鬼使神差，老者却与上盘判若二人，攻势凌厉，咄咄逼人，一步一步直捣腹地。范谦步步退却，忍痛舍车，才缓过口气。再是几个回合，范谦又丢了一匹马，眼看大势已去，准备认输摊枰，谁知风云突变，老者把一只车送到范谦马口，剩下炮士相全对炮仕象全，又是一盘和局。

又杀了三盘，范谦紧锁眉头，绞尽脑汁，使尽了浑身解数，老者依然面含春风，笑容可掬，落子如飞，全是和棋。

不觉夕阳西下，暮色四起，范谦不服气，还想再比，二位老者一齐起身，抚掌大笑：“棋戏棋戏，何必当真！”分手而去。

范谦一夜未睡，苦思良策。天色微明，守候桥中，等那两位老者，直到夜幕四合，鸡宁犬息，方才快快归去。范谦杀心

不死，一直等了几日，老者却如黄鹤杳无人影。

范谦一家一户寻去，一无所获。这天有扶犁老者告知说，此处并无石墩石台石棋，亦无会下象棋老者。

范谦连夜去看，石桥依旧，河水浅唱，只是不见了石台石墩石棋。范谦不信，断定村人将其藏匿。夜里无法入眠，遂点灯起床，将所下之棋复于盘上，步步拆解，云收雨散，方如梦初醒。

回到机关，人问范谦：“寻到高手了？”范谦点头称是，但每次跟人下棋，走了多少个回合，范谦却终没再赢过。

于是机关上上下下的人，都笑骂道：“这个臭棋篓子！”

二、仙人谷

七月的日子，昼长夜短。日头勤快得很，早早就从东山那岭豁升起，一眨眼就爬到几丈高，把它的威热尽情地洒向无边无际的山岭。

冯森在山里踽踽独行。古木参天，荫翳蓊郁，叫不出名的鸟雀隐在绿海里，漫山遍野地啼：“噫——吉尼——”一声声凄清婉转，含了水般地柔情，叫人听了如梦如幻。

山道隐没在萋萋的荒草里，野藤绊脚，用探路棍拨开，石板上布满了鲜鲜湿湿的苔藓，不晓得几久没人走过了。路旁有一座石砌的凉亭，亭上书着“分界亭”三个篆字。那石，灰暗灰暗的分不出了颜色，亭顶上密密匝匝地挤着一丛叫不出名的

灌木，枝繁叶茂。这亭也不知有多少年代了。冯森在凉亭外站了好一阵，望着楣石上“西退仙界，东临凡境”几个大字，无论如何也弄不懂那意思的玄妙。

冯森三十出头的年纪，是个喝过几瓶墨水的人，专爱搜集奇闻异事，已出过砖头厚的几本书。听人说麒麟山里有一座叫仙人台的孤山，山顶上有石桌石椅，石桌上有晒簾大的石棋一副，棋子个个罄钵大小，至今偶尔还有仙人去杀棋。

又在人迹罕至的山里走了半个时辰，冯森眼前豁然开朗，远远地看见一个小垵，一片黄泥黑瓦的屋场。满垵的早禾熟得正好，金黄一片，田里有人在割禾，散着三五个插着围栅的方桶，有“嘭嘭嘭嘭”的搭禾声沉沉地传来。

冯森心里一震，加快步子走过去。“喔——喂——”禾田里突然站起一个割禾的汉子，扯开喉咙吼起了山歌。

· 咿咿哟哟哎——

日头出山一点黄，

搓条草索拴太阳。

太阳拴在樟树上。

一日变作两日长……

汉子看见来了生人，吃了一惊，便停住不唱了。

“唱得好呵！忙不赢啵？”冯森主动同那汉子搭话。

“不忙不忙，没事做呢。”汉子说。

割禾时节都不忙，还有什么时候忙呢？冯森想。“年成好吧？”冯森随口又问。

“唉，年成不好哩，不怕你同志识破，一亩只怕有三五担湿

谷呵！”汉子叹了口气，又说：“今年这年成，放下禾刀就没饭吃呢！”

冯森看那禾，果然长得不好，稀稀拉拉，瘦瘦的，就像乡间那些营养不良的伢崽，抹灰擦土，呢巴稀糊，黄皮寡猴子似的。

那汉子黑黑瘦瘦，腰间系一条罗布巾，衣裳旧得褪尽了先前的颜色。肩头上破了一个口子，露出黑红的皮肉，身上满是星星点点的泥巴。见那汉子疑疑惑惑地打量自己，冯森便转入正题：“请问仙人台往哪走？”

“喏，”汉子随手一指，“那不就是。”

冯森望去，绿色的山岭间，兀地拔起一座陡峻嶙峋的石山，那山不大，刀劈斧削般地陡险，裸着褐色的崖石，石间偶尔伸出一二棵枝干虬曲的石松。山顶上却长满了奇松怪柏，密密匝匝，挤成一团，绿得发黑。火毒的日头照着，万里无云，那山顶上却飘绕着一团薄纱似的雾气。

“那山顶上当真有石椅、石桌、石棋么？”冯森来了兴致，紧接着问。

那汉子不答话，却回过头向那边禾田里喊：“爹——！爹——！”

从那边过来一个扛着锄头的老者，裤脚卷起老高，赤脚踩在软软的田塍上，留下一个个深深的脚印。

“爹，县里来的同志，要去仙人台哩。”汉子说。

冯森满脸堆笑，从袋里摸出香烟，散给汉子和老者。

“天热，去屋里歇歇吧，屋里有凉茶。”老者把香烟夹在耳朵上，热情地邀冯森到屋里去歇息。

冯森跟着老者走进屋场，屋场里铺着几床地箕，地箕上晒

着湿谷，一群鸡婆围在地箕上，张着撮箕的嘴，贪婪地吃谷，发出一片“嗖嗖”声。老者扬起手，“喔唷喔唷”地把鸡婆赶得四散奔逃。

老者说：“上到山顶就看得见那石椅石桌石棋，那棋馨钵大一个，二三十斤，不是神仙，凡人谁捏得起？”

冯森见老者讲得如此逼真活现，心不由得动起来，追着问：“有谁见过杀棋的神仙不？”

老者顿了一下，眼里放出光来。“不是有福的人，凡人能见到么？”老辈手里有几个人见过，而今都作古了。我活了七十岁，也只是六十岁那年见过一次呢！”说到这里，老者慌忙起身，到堂前的神龛上摸了一阵，拿了一块东西来，说，这是神仙遗落的东西呢！

冯森眼睛亮起来，他接过那块沾满了灰尘的东西，却是一块巴掌大的牌子，冰凉彻骨，沉甸甸的，不晓得是铜是铁，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细细看来，没一个认得。

看见冯森爱不释手地把玩，老者从冯森手里夺过去，宝贝似地又把它供在神龛上，慢条斯理地说：“那神仙相貌和善，胡须又白又长，下棋的时候拖在石桌上呢！唷，杀起棋来却凶哩，哪位走塌了一步，就天阴地暗，风呼云啸，要是输了，又是霍闪又是雷公，骇死人哟，和棋时就风清日朗哩……”

“唷，这么神通么？”

冯森话没说完，天霎时就暗下来，当昼白日，竟像天狗吃去了日头一样地暗，天角上扯起一串雪亮刺目的霍闪，跟着就是一声震耳的炸雷，倾盆大雨泼将下来，满世界都被大雨淹埋了！

“不好啦，输了棋哩！”黑暗中，冯森看见老者变了色，声